



田间地头喜与盼

种粮大户信心足

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兴

“希望国家将种粮补贴随土地流转一起‘转’，直接补贴到农田，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性。”

江西省安义县“种粮大户”凌继河最近喜事连连：一是3200多亩水田5年期的土地流转使用权证到手，“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”；二是3家银行已承诺给他900万元信用贷款，“扩大生产规模的钱基本到位了”；三是新建的优质大米加工厂刚刚落成，“公司的发展前景明朗了”。

1月24日在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里，依然是一片忙碌的景象。凌继河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，“都在跟我谈今年包田的事，以前找上门都不给，现在是怕我不要。这不，湖溪村的万书记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村里700多亩田今年还包不包。”凌继河的另一身份是绿能公司董事长。

“冬春季农闲，正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期。走，跟我到田上去转转。”凌继河带着记者驱车来到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的一丘农田上，指着1000多米刚挖好的水渠，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土地流转越规范，使用期限越长，我们投入就越放心。这回花60多万元改造了1000亩农田的灌溉条件，春节过后再把土地平整平整，搞机械化耕种。”

今年52岁的凌继河，曾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种得一手好庄稼却只有一亩三分地的他，先后做起建材、手机批发、宾馆餐饮等生意。就在乡亲们羡慕他成了“大老板”时，2009年，他毅然离开繁华都市，回村重当农民。“眼看着家乡撂荒的良田越来越多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回来了。”凌继河说。

2009年底，凌继河开了一家公司，走上现代农业发展之路。4年来，公司土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4700亩，发展到2013年的18000亩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种粮大户，他连续3年给种粮能手发百万元超产奖的“豪举”，也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。

“当了4年农民，您赚了多少钱？”记者跟凌继河聊了起来。“2010年赚了1.7万元；2011年持平；2012年赚了240多万元；2013年因为粮食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，亏了200多万元。”凌继河说。

分析亏本的主要原因，凌继河说：“我们现在流转的土地期限大多是1年的，而且成片流转的土地不多，‘插花’严重，大型机械很难施展，农民只能利用小农机作业，不但成本高，生产效率低。公司也不敢有大的投入，也没有长远规划，经营一年算一年。”

2013年，种粮亏了不少钱，但凌继河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。“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的农村土地政策，让咱们这些种粮大户吃下‘定心丸’。现在，县里也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，鼓励和引导农户成片规模化长期流转出所承包的土地经营权，公司现在敢投入了。”凌继河说，今年他准备再投入1500万元，除了购置大型机械外，再建两个粮仓，把优质大米加工厂办起来，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。此外，在去年试点成功的基础上，他今年还准备平整土地，大面积发展“稻—再生稻—油菜花”的种植模式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谈到新年期盼，凌继河说，一是希望国家将种粮补贴随土地流转一起“转”，直接补贴到农田，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性；二是希望土地流转权证能尽快用于抵押贷款，缓解农业企业发展资金难问题；三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吸引更多的人投资农业，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奔小康。



在内蒙古奈曼旗沙日浩来镇宝贝河村，“土专家”刘国安(右一)正在讲解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。在奈曼旗，像刘国安这样的“土专家”有160名，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。 本报记者 罗霄摄

编者按 存款多了、福利增了、住上新楼了、新农合解了后顾之忧了……去年，我国“三农”改革在“深水区”里破浪前行，为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。新春时节，本报记者走进不同的农村家庭，听他们算一算蛇年收入账，也谈一谈对马年的新期待。



①、②北京大兴区庞各庄镇福上福农贸市场，逢双日子开市，人气十足。春节临近，这里年味浓浓，除了蔬菜鲜肉，糖果、鲜花等颇受青睐。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
③春节将近，贵州省余庆县松烟镇正在举行“建好北大门·当好排头兵”迎春送春联文化走亲活动。表演队正在进行舞龙表演。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

“这里来的客人可是天南地北。有朋友同事几大家子出来聚会的，还有退了休在这里避暑、养生的。”

年关将至，记者来到河南省林州市河涧镇石板沟村采访。这里紧邻山西省平顺县，处于太行山腹地，全村300多个村民、12个自然村，山高沟深，路险坡陡，自然风光优美。

临近中午，我们见到村民老李。老李名叫李晓林，一家4口，女儿在外地上班，儿子在建筑工地打工，他和老伴在家务农。几十年来，凭着在山坡上开垦的一片片薄田，老李一家过着靠天吃饭、自给自足的日子。“政府鼓励退耕还林，办家庭林场，还在山下镇子里建起了移民安置房，很多人都搬下山了，现在这山里人少多了，经常是山植落满了一地没人

“现在农民增收的渠道越来越多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”

农历大年二十九一大早，镇上的超市刚开门营业，山东乳山市姜家乔村的姜孟忠就开着手扶拖拉机来到镇上置办年货，因为在外打工的原因，他每年都得腊月二十八九才能赶回家中过年。

两箱烟台古酿、4瓶红酒、20斤排骨、时鲜蔬菜、几样糕点，还有4挂鞭炮，将手扶拖拉机的车头塞得满满当当，这次采购年货一共花去600多元。“老婆回来啦，今年开了多少工资？年货都置办齐了吗？”超市老板曲辉招呼说。“没多少没多少，快过年了，你的超市可是越来越红火了。”两位老友寒暄道。

胶东半岛地处丘陵地带，人均耕地

太行人家致富梦

本报记者 禹洋

捡、柿子干在树上没人摘。”老李指着山坡上的果树说。近几年，山沟里思想活络的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、有的到城里上学，大都在山外定居，留在山里的多是年龄偏大的人。

这几年，老李家所在的石板沟村建起了十多家“农家乐”。老李看准形势，也在自己家的小院办起“农家旅社”至今已经营了八九月。聊起“农家旅社”，老李有股说不出的兴奋，“这里来的客人可是天南地北。有组团来爬山、骑车的驴友，有周末带着老人孩子、一家人出来散心的，有朋友同事几大家子出来聚会的，还有退了休在这里避暑、

收支账单看变化

本报记者 祝伟

出近2元。他家的果园里今年挂果的樱桃树有30多棵，一年下来，除去农资支出850元，纯收入有5000多元，比上年多赚了近1000元。“这些樱桃树可是家里的摇钱树，日常管理必须跟上，要是树生病了，我比人生病了还着急呢。”

老姜说，他今年最大的愿望有两个，一个是能实现在家门口打工的愿望，这样也方便管理自家的果园和田地，春天的时候他想再种20棵樱桃树；另一个愿望是孩子能学到过硬的手艺，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工作。“现在农民增收的渠道越来越多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”老姜说。

值班站长日记

失物招领“双城记”

2014年1月29日 多云

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杨柳

失物招领，在我们这个岗位上是有常有的事儿。但今天碰见的情况挺特殊，北京丢的包，在天津找到了失主。

中午12点左右，我带旅客从南站二楼西侧的咨询台前往售票厅，返回来的路上捡到一个女士挎包。回去打开清点，发现有学生证，还有3000多块钱。我们在广播中通知了两次，过了好久也没人过来认领。无奈之下，我又仔细看了看包里，发现里面有一张几个月前从天津到北京南的高铁车票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我就给天津站打了个电话，把情况说了一下，也请他们代为广播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失主。

不一会儿，天津站那边就打来了电话。真有这么一位女学生，听到广播才发现自己包丢在北京南站了，现在正坐着城际列车返回北京取包。大概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车到南站。我给学生把包送过去的时候，她连连对我道谢，看样子之前也是急得不行。

正是春运客流最高峰的时候，旅客回家还是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，不然可真是又添麻烦又添堵。

(本报记者 冯其子整理)

金佛山下春意暖

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

1月28日午后，海拔2200多米的重庆南川区金佛山上风雪交加，山下的兴隆镇永福村里，煮肉的鲜味弥漫。村民汪孝会站在两把高椅上，将大红春联贴上门楣。

这是汪孝会家从高山上搬下来，过的第一个春节。“这个年不一般啊，为啥？搬了新家，做起了农家乐，一年下来赚了5万多块钱。”44岁的汪孝会是个地道农民，以前的家在海拔900多米高的兴隆镇万福村三社，2013年3月通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到山下的移民安置点后，她的生活变得大不一样了。

“以前住山上，靠种几亩地维持生计，连吃水都困难，家里做饭，只能种啥吃啥，连着十几天吃土豆、红薯是家常便饭。过年剩下几个钱，有时候连电费都交不起。”汪孝会说。

在距离永福村约25公里车程的东城街道高桥村马堡山搬迁安置点，同样热闹喧嚣。刘孝华和几个村民正围着电烤盘坐在一起，聊着彼此的收获和憧憬。

2011年，刘孝华一家5口人从海拔1000多米的简房村搬到山下的高桥村四组马堡山安置点。在他看来，移民搬迁，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眼界得到开拓。“以前住在深山里，没有打工的意识，现在我不但在城里务工，还大胆做起了苗木和石材生意，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。”刘孝华说。

据了解，这两个村移民安置点是重庆南川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一个缩影。该区95%的贫困人口分布在高山深山区，区内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重庆市南部的生态屏障，在重庆市的生态区位十分重要。

2012年以来，南川区在重庆先行先试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，现在初步实现了搬迁群众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的目标。“南川区已完成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总体规划，计划到2017年完成区级投资15亿元，采取小城镇安置、园区安置等5类举措，实施安置住房、住房配套设施、产业扶持及就业培训等6类工程，力争到2017年完成全部搬迁任务。”南川区区长曹清亮说。

年前加班赶订单



1月25日，山东滨州隆达食品公司的工人们加紧完成供出口的春卷订单。 本报记者 单保江摄

更多信息和
扫一扫